

爭自由！真自由？

數百年來，人類的社會結構不斷的變遷，從神權、君權到民權，顯示出來的是人類不斷的朝著追求自由的方向走，然而什麼時候人類開始有了想要自由的念頭？佛洛姆（E. Fromm）認為從中古世紀開始，人類花了四百多年才擺脫一些明顯的限制，發揮出個人化的走向。反之，若從宗教上的神話來看，自亞當、夏娃違背上帝的命令開始，其實就是人類有了理性的思考，擺脫無意識的類人猿，成為人類的第一個自由行動，也是人類想要自由的開始。

其實，以實際情況來看，人類自出生切斷與母親相連的臍帶後，就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，只是因生物上的需求，人類無法像其他生物一樣那麼快的脫離母親獨立生活，故總是要到生理上更成熟之後，才能發展出獨立個體的思想。

可是，人類是一種社會性動物，從出生至死亡，人無法完全的脫離群體而生活，故群體生活的一切，其實主宰著人的一生。只是從古至今的演變，讓我們覺得自己擁有了更多的選擇，而擁有了更多的選擇與更少的限制之後，我們就覺得我們是越來越自由。

這是我們將目前時空下的社會情境與過去歷史相比，但我們都忽略了一點，表面上的限制減少與選擇的自由看似增加，就代表我們越來越自由嗎？在這其中是否還存有我們所忽略的一些隱性的限制，而這些限制可能比以往的社會更加嚴重。

依照佛洛姆（E. Fromm）的看法，人一但脫離了與自然的關係，越朝向個體化的方向發展，我們就會發覺自己的渺小與自然宇宙的寬廣無垠。在此之下，人會越發感覺自己的孤立、越缺乏安全感，故在擁有自由之後，我們反而會因尋找安全感而逃避個人自由。這個論點所提及的意義隱含著「人，這個社會性動物，會因要隸屬於團體而放棄個人的一些自由」。

如同在前面所提及的，人生活在群體中，群體的規範直接或間接的主宰著人的一切。雖然我們會極力否認，認為我們所想所做的一切，都是出於自己的意願，並無他人指使我，故我是自由的，但沒有人逼迫的決定就是自己想要的嗎？這當中難道完全沒有考量到社會的觀感？他人的期望嗎？這個所謂的自由是真的自由嗎？

如同佛洛姆（E. Fromm）書中所提的例子，催眠師對受試者的實驗，受試者誤以為催眠師所給予的指示是自己自發的想法，所以深信不移，然而實際上那都是外在的力量所灌輸的。以這樣的觀點來看，我們所自認為的自由，真的是真正的自由、是我們所認為的自由嗎？有沒有可能，這個自己從小到大所認為的自由，是社會文化或是父母的價值觀所加諸於我們身上的，在不著痕跡下、潛移默化中，我們認同了這個別人所謂的自由。

舉個現今所發生的例子，前一陣子的倒扁活動在台灣如火如荼的展

爭自由！真自由？

施周明

開，表面上看起來，大家都是出於自願，為了反貪腐這個議題，然而實際上是否有純粹是政治因素，為了推翻綠色政黨，或是因為從眾因素，而加入遊行活動。記得那一次的圍城活動，我同事參加了，她之所以會去是因為剛好有同事要去，而她回來後告訴我的第一句話是；「你有空一定要去看看，感受一下那種氣氛，真的是很驚人」。這不免讓我想到，年輕時去看伍佰現場演唱會的心情，那種感覺是一生總要去感受一次那種震撼的情境吧！那已經是多少摻雜了社會的心理因素在內，那是周遭人對你的期待，並不完全是自發、原創的想法，這種要去參加的自由，算是真正的自由嗎？

個人從出生後不斷的追尋自我的價值，這個自我的價值如何定義？有人說要活的有意義、有價值，然而意義與價值是由誰來判定？是否需要他人的肯定？若是追求的自我是社會的自我，而非個體真正的自我，那麼這是否又是一項不自由，正如佛洛姆（E.Fromm）所說，為了能隸屬於團體，個體不自覺的逃避了個人的自由。

佛洛姆（E.Fromm）也提到，現代工業的資本主義，造成數以千萬的機械人，每個個體變成社會大機器的一環，重複的做著單調的工作，只為了能尋求基本的生活和隸屬的安全感，人們販賣著個體的勞力、心力，以販賣自我來求得價值感。我們能不能自由的選擇做一個人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而不必考慮到現實生活的溫飽，太多的自由是不是也是一種負擔？

從古至今，我們的自由增加了多少，有人會說：「很多啊！」至少就目前的情況來看，我們享有最基本的言論自由，人民可以就自己的意見發表出來，而不像以前君主時代，對君主不敬可是要誅九族，而現在一堆人在總統府前大喊阿扁下台，也不會被拉去槍斃，這是多大的改變。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，當你身處倒扁的會場，你是否敢大聲的喊出：「阿扁加油！阿扁萬歲」，我想大部分的一般人應該都不會，為什麼？不是說人有言論自由。因為當我們考慮到整個情境時，我們大都是會順從情境與公眾輿論，這時我們雖有自由，但是我們不見得會使用，可能你的處理會是憤憤的離開會場，到別的地方大喊「阿扁加油！阿扁萬歲」。故我所要強調的是，人雖擁有了自由，但自由是否能隨心所欲的運用，則是有待商榷。

從中國歷史的發展來看，我們推翻了君主的專制，只為了能讓人民自己做主，自由的表達我們的想法，讓國家機器的運作是遵循人們的意見，而不是少數人的意見。從現今的情況來看，人民對於國家的運作方式是採代議制，即由人民選舉適當的代表，代表人民管理國家事務，可是如果當人民不滿此一代表時，可否隨時更換？結果卻在法律之前遭到阻礙，法律是由人所訂定，它在提供人們自由時，同時卻也限制住自由的範圍，這是說人們本身就不希望擁有太多的自由嗎？

自由的定義到底有什麼？積極的一面是「做j的自由」，消極的一面則是「免於j的自由」，然而這兩種自由當有他人存在時，其實是有衝突

爭自由！真自由？

施周明

的，當個人的自由與他人的自由衝突時，該以誰的自由為準？就像之前提過的，人是社會性動物，群居在一起形成一個社會，社會中的規範是無時無刻不存在，即使沒有明確的告訴你不能做什麼，然而它卻利用你的父母、生存環境，暗暗的影響著你，讓你知道什麼可以做？什麼不行做？這就是所謂的社會壓力。

談到社會的影響，我們不免要考慮其他更多的因素，包括文化、經濟、政治等各個層面。從經濟的角度來看，現代的資本主義容許個人累積與發展自己的資本，從中古世紀發展至今，社會的資本卻壟斷於少數人身上，多數人淪為企業的棋子，正如之前所提到的，人們在身為大企業中的一小份子時，其目標在於達成一固定的成效，個人無需展現其個別性，於是其獨立發展的空間受到限制，但也並非是說個人完全無自由，只是自發性、創造性的自由是有限的。當然個人也可以獨立於企業之外，自行發展創業，只是依照現行的社會經濟現況，小資本的經濟總是不敵大企業，於是大多數的人為了生存考量，放棄自己冒險創業的自由，而依附於較少風險但自由較受限的大型企業，這是從經濟的角度看待，人們放棄個別化的自由而與他人同化。

再看文化對個人的影響，每一地區所傳承的文化都是歷經長期的累積而來，個體自出生後，就不斷地從他人處獲的這些文化的薰陶，不僅是透過家庭系統，還包括教育系統。以中國社會為例，即使經過時代的變遷，仍有一些舊有的傳統習俗深深影響著我們，例如婚喪喜慶的儀式。縱有個人喜好的自由，但在長輩的要求下，仍會依循傳統的儀式進行，這是我們的文化所教給我們的——尊重長輩。這也算是社會心理學所探討的從眾行為之一，但此處我們必須先說明，從眾行為並無好壞的差別，有時面對情境曖昧不明的狀況，我們會依循明確的線索，亦即群眾的行為，來做為我們行為的參考準則，但不可否認的，我們的自由仍是受到限制。

生存在人類的社會裡，你所追求的自由到底是個人的完全自由？或是符合社會期待的社會自由？這是我們在爭取自由時，所需考慮到的。幾世紀以來，人們不斷地在社會制度與結構上進行改變，推翻了一個限制自由的專制，只為增加個人的自由，然而取消了外在權威的存在，不代表權威的消失，沒有明顯的限制不代表就是完全的自由，只要人類的社會繼續存在，人們就無可避免的要受到社會規範的限制，人們所追求的自由，就不代表完全的自由，所以當人們在大喊爭自由時，請回過頭再想想，人們要的究竟是什麼樣的自由。